瓊臺類稿卷之四十二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臣竊見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脩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畧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為十二

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
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
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凡於各目之中分為
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為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
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
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
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
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
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
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獻　表文一通附

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　朝廷厚
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
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　國恩無以為
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
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
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
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　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
言語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
譔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
參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愚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

緒餘亦或有以裨助　聖政之萬一伏望
皇上寛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閑之燕
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
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　朝廷有所區
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
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
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
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
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
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卒然也冒昧進
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
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
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為有用而歿
為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為此謹具本親
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策隨本上
進謹具題　知欽奉
聖旨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
治朕甚嘉之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書謄副本
發福建布政司着書坊刊行禮部知道欽此

丁未乞休致奏

臣年六十七歲原籍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授本院編脩九年考滿陞本院侍講纂脩

英宗皇帝實錄成陞本院侍講學士纂脩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陞本院學士成化十三年陞國子監祭酒成化十九年陞禮部侍郎仍掌監事臣歷任六官前後三十四年教大學者十有一年委實年老力衰加以多病才疎學淺加以昏倦久據師席有妨賢路伏望

聖恩憐憫容臣乞骸骨歸老山林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欽奉

聖旨國學典教正要得人宜勉盡厥職不允休致欽此

辭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奏

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吏部欽奉

聖旨禮部右侍郎丘濬陞本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欽此欽遵臣惟禮部尚書乃六卿之一詹事府為宮端之長顧臣何人敢兼斯任矧當朝廷更化之初方慎大臣之選非功非德豈可濫居伏望

聖慈憫其衰邁察其懇誠追寢成命俾仍舊任為
國育才以圖補報干冒天威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欽奉
聖旨卿任職師儒歷練年深特茲陞用不允所辭
欽此吏部知道
庚戌乞休致奏
臣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任翰林院編脩侍
講侍講學士學士國子監祭酒陞禮部右侍郎仍
掌監事
皇帝登極之初超陞禮部尚書掌啓事府事纂脩
憲宗皇帝實錄充副總裁七轉官階前後三十
年今年登七十禮當致仕夫以遠方下士當
聖明在位之日得以所學隨諸賢俊執筆史館紀
述
先皇帝盛德大業厠名卷末藏諸金匱垂之天下
後世儒生之幸極矣方圖盡心竭力以補報萬一
柰何命薄寡祐福過災生當七十之年喪成家之
子家鄉萬里隔越海洋有孫呱呱方在嬰兒煢然
一身獨力無助誠恐一旦溘先朝露歸覲為難因
而哀感成疾神識昏耗才思荒落拜履良難朝參

不便切思纂脩國史乃古今大事總裁之任類非
老病之人所能且今館閣之中文儒群聚如臣之
昏庸老病有無不足以為輕重況前此纂脩
英廟實錄副總裁禮部侍郎李紹年僅五十有九
編纂垂成曾以老病致仕明有前例伏望
皇上仁慈念臣以七十之年體羸多病家鄉遠在
之遠子喪無依幸其未至於篤癈不起尚可支持
特賜哀憐許其休致使得生還田里以盡天年臣
不勝感戴天恩之至欽奉
聖旨卿脩實錄未完難准休致既稱老疾不便着
朔望朝參專一脩書該部知道欽此

辛亥乞休致第一奏

臣原籍廣東瓊州府瓊山縣由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累官至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閏
正月恭遇　朝廷纂脩
憲宗皇帝實錄臣奉命充副總裁弘治三年臣年
七十歲於古人之禮今朝之制皆當致仕具本自
陳年老有疾乞恩休致欽奉
聖旨卿脩實錄未完難准休致既稱老疾不便着
朔望朝參專一脩書欽此欽遵臣力疾供事幸因

衆力得以成編已於弘治四年八月二十四日進
呈訖欽蒙
聖恩陞臣太子太保仍兼禮部尚書臣一介書生
起於遠方幸因國史成書既垂不朽之名復居極
品之位正當粉身碎骨以圖補報豈不知歷俸三
年有例推恩即得給誥封贈三代可冀非常難得
之恩上報先祖下為子孫百世之榮緣臣禀氣素
弱未老先衰今年益衰邁加以喪子傷心疾病日
篤血氣日枯過用目力遂致右眼昏暗已成内障
不能認辯黑白儻若少加勞力再延左眼遂成盲
瘖之人徒懷報恩之心莫遂輸忠之願且臣家居
嶺表隔涉海洋去京師萬里道行半載始克抵家
今年七十一歲殘生無幾死期已近久離鄉土左
右無可倚仗之人壯子先亡僅餘孤孫方纔幼稚
長纔六歲幼四歲妻不在側無人哺養垂老之年
不幸一旦溘先朝露身後之事深為可慮古語有
之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孤獨之人文王
發政施仁所當先者雖在遐荒絶域閭閻小民
朝廷仁政亦所當先矧臣官居近侍立朝四十年
衰病昏眊衆所共見伏望

皇上憐憫允如先奉　詔旨脩書已完容臣休致
得以扶策病軀携挈孤幼萬里還鄉免致失所則
臣一家老者死遂首丘之願幼者長有室家之望
生當啣環死當結草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
聖旨卿年德老成已陞重職當勉就任不允休致
吏部知道欽此

辛亥乞休致第二奏

臣先於弘治三年年七十歲具本乞恩休致欽奉
聖旨卿脩實錄未完難准休致既稱老疾不便着
朔望朝參專一脩書欽此欽遵今實錄已完進呈
訖欽蒙
聖恩陞太子太保仍兼禮部尚書臣年益老臣疾
益加又於弘治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具本陳情乞
恩請如原奉　詔旨容臣休致欽此奉
聖旨卿年德老成已陞重職當勉就任不允休致
欽此欽遵臣捧讀　詔旨感極而繼之以泣蓋有
以見
皇上不忍棄捐老臣之意奈臣薄命寡祐一生辛
勤年踰七十始得見知於　當宁雖欲勉強就任
以副

聖明所知然精力既衰不復能支持矣用是惻然
永抱終身之恨伏念臣一介書生起自遠方遭際
聖明授以一品之職班於百僚之上為朝廷重
臣嶺海以南百年來所未有也況臣白首斑行隨
群遂隊一旦超出等夷受此非常寵榮少待三年
即得誥封三代然而數日之間無故即欲決然引
去將歸跧伏於萬里之外窮荒寂寞之鄉豈人情
也哉蓋有不得已焉耳且臣自幼粗知讀聖人之
書　朝廷屢用為文學之職非不知人臣事君之
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受恩未報乃欲求去蓋以
古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得亦
有之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臣年踰七十於古人
之禮今朝之制皆當致仕筋力已衰不能陳力就
列於人臣之義亦當知止陛授之時即合引禮辭
免緣　朝廷以纂脩
先皇帝實錄成書普例陞賞一人獨辭有涉於矯
激為名之嫌只得祗受然臣年實老邁疾病綿纏
一目失明四肢疲倦使所居者切要之任繁劇之
司去就足為輕重若年老有疾亦在所辭今臣所掌
詹事府輔導之任乃東宮之官衙門雖設而未有

全務可理雖有輔導之責然必有所待而後可施
向以脩書未完許以朔望朝參今則書已完矣既
未有政務可理而又以衰病不能造朝則是　朝
廷用第一等之名器[redacted]歲費數百鍾生民之膏脂
養一尫羸無用之人[redacted]為臣私計得矣其如清議
何其如歲計何伏望
皇上鑒臣不得已之誠心覽臣前奏委實情真意
切皆出由衷之悃愊非假設之虛辭特寬其再瀆
之誅憫其老病憐其孤獨放歸田里使臣得以乘
盡之年療其篤疾保其晚節以為
聖代之全人幸而不死山間多暇或能取所進書
剔節其切於時用者萬里馳獻以報
聖恩之萬一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
聖旨朝廷以卿歷事深特留任職不准休致欽此

辛亥乞休致第三奏

臣委實年老有疾不堪任用兩次具本陳情乞恩
休致未蒙俞允微臣之歸心雖切而
聖主之留意益堅臣年雖老臣疾雖篤而受此深
恩豈容不報心非不知勢不可強蓋臣年非但老
而已也老而衰憊兩足艱於進趨身非但病而已

也病而昏眊一目成乎內障生僅一子死櫬還鄉
無人葬埋臣先遺下孤孫老妻在遠無人哺養家
鄉涉山海之險左右無期功之親一旦不幸老死
在殯無人主喪歸路無人扶柩輿言及此良可悲
嘆臣之情蓋有不可言者伏望
聖恩垂憐曲賜保全特容休致況今賢俊滿朝輿
功佐理豈乏一老病無用之臣
聖上之所以不愁遐棄者豈非以臣有一日之長
哉臣先於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曾以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
上獻臣精力學識盡於此書乞於萬機之餘留神
省覽萬一有契於 宸衷見於施行則與用臣身
無異矣政不必臣朝夕朝參然後為用臣也臣得
歸老故鄉儻病勢少間幸不即死尚能剔前書之
切於時用者別錄馳獻以報
聖恩之萬一臣干冒天威再三煩瀆乞寬斧鉞之
誅允臣所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卿學行老成特茲留用不必固辭吏部知道
欽此

入閣辭任第一奏

奏為陳情乞恩辭任事臣先以年踰七旬三次具本陳情乞　恩休致未蒙　允許臣祗奉　詔旨不敢固辭扶病涖事少待采春河凍開時再行陳乞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吏部奉　勑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着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欽此欽遵顧臣何人敢膺此任方臣雖壯之時反躬自省尚不敢受此重任況當衰老之年垂死之日屢陳求退威得超升進之寵勿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覆當夫群賢布列之時用此無

羸無用之老　朝野傳聞莫不驚駭臣聞年至七十古人謂稀居家則當傳於子在官則當致其事臣年至是筋力既衰精神益耗事多健忘轉首失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加以百病交攻四肢疲倦頃因纂脩過用目力遂致一目青盲他入見之雖若目光如故其實昏朦視物不辨黑白行步不知重輕拜起艱難時忽傾跌且禀賦素薄脾胃怯弱日所食米不過半升事務簡少尚可支持若當劇要之任食少事煩勢不能久凡臣所陳舉皆實事衆所共知伏望

皇上鑒愚臣之真情特垂哀憫使得保其殘生念
國家之大計別加擇任使不致於覆餗收回成命
允臣所辭非敢愛身實恐誤國不勝悚懼待罪之
至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欽此

入閣辭任第二奏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欽蒙
聖恩命臣以本職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臣
已於二十五日具本控辭欽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欽此欽遵
臣聞人臣竭誠盡終以報國必於少壯之時強力
之日其力既足以有為其勢又足以有待然後能
謀謨參贊以成一代之治苟或時過然後用之則
年既耄矣力既衰矣不幸而有疾疢加之雖有可
用之才安為之志勢不可強時不再來雖有才智
機巧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抑惟我
太祖皇帝首擢儒臣七人者直內閣預聞機務自
永樂初至今已七十餘人是皆海內名流有德有
學之士方其進用之初率皆年力精壯耳目聰明

積歷久而委任深故能裨贊以成治功如臣者生
長荒陬資稟庸下粗知章句之末非有適用之才
徒以積資累考徼幸至於極品所任皆非要劇之
地故能因循以至致仕之期今太馬之齒七十有
一矣年事已去病勢日加無能為之力無可待之
勢古人所謂日暮途遠鐘鳴漏盡之時臣所以不
避嚴誅懇求辭免非是故為矯激之行合曰欲之
而必為之辭以徼虛名蓋反已內省的然自知不
足以當　朝廷重任恐誤國家之事負明主之知
且內閣所辦之事乃國家大制作大政務大典禮

雖專詞翰之職實兼輔弼之任眷顧之隆恩典之
厚比諸庶僚懸絕之甚是蓋當代仕宦之階第一
選也須得第一流人物然後可以當此任苟加之
迂疎衰朽之夫非惟有玷名器且將至於覆公餗
矣其所關係非小小也夫學而為儒得以所學以
為
聖明之用處論思之地近天日之光與人生之至
榮儒者之大幸惟恐無階而進孰肯既與而辭況
臣幼有志用世於凡古今典章政務無不留心竊
恐一旦為時所用心有所不知則事有所不可行

者以故逢人即問見事即錄校閱載籍稽考制度
審究事體蓄於心而筆於書攷以待矣　朝廷萬
一之用今幸不為　聖明所棄正臣竭誠盡心攄
平生所學以死報國之秋也顧乃屢行奏章以辭
寵命夫豈其本心哉蓋時不待人死期將近雖欲
陳力就列不能也已是以捧讀手敕感激之極不
覺淚零既而自恨自嘆儒生薄命一至於斯上負
聖恩下孤素志與言及此中心惘然伏望
皇上察臣由衷之辭實非虛偽之讓憫其老病賜
以殘生不但免其職任且復放歸田里臣不勝感

務頭緒多端章奏字畫細眇有非人心志摧頹
目力昏耗者之所能幹也若不反己自揣而冒昧
以嘗試之則是為身家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
家事小豈敢以草木微眇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
臣委實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煩自知不久於人
世若使逐日五夜趨朝聊時方退自量筋力必不
能支設使真有益於[redacted]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
實自知決無所補恐有負
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賢才臣
於[redacted]嚴嶮死為期不敢祗受臣竊原

皇上所以用臣之意[redacted]九重清閑之燕或嘗留神於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之書也臣平生精力盡在是書苟有所見皆不外此萬一或為聖明所取每因一事輒檢一類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一二之見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勝於臣身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苟徒富貴其身而捨棄其言則是臣徒竊國家之名器冒 朝廷之恩典以為身家計有臣如此亦何用之伏望聖慈將臣前後所陳情詞省覽憫臣中心血誠收回成命聽臣以禮致仕歸老丘園歌詠太平以為

聖世之全臣[redacted]犯[redacted]天威罪當萬死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朝廷用人已有勅旨卿當勉圖報稱不許固辭該部知道

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臣臣有死於其言蓋謂自古大臣進用之始必有先資之言拜命即以言為資因言而以身為獻致其所獻之身以為君用踐其[redacted]所資之言以效其信言有不酬君必責以踐其

言言有不從臣必死以成其信故曰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既用之日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於久遠之後也粤稽諸古若伊尹畎畝幡然之數語■傅說受命對揚之三篇管仲與齊桓問答之書樂毅對燕昭命下之語韓信登壇東向之對諸葛草廬三顧之策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其信於後者也之七人者所遇之君或創業以垂統或繼體以守成或成伯於一國或偏安於一隅君臣相契皆能成治效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三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章奏

論釐革時政奏弘治壬子四十日上

仰惟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位

肇　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六朝閱一百二

十年我

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之

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無欠而
皇上登極之始歲適與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
謂
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
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
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三代以後惟漢
唐宋國祚為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
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為一元然
雖攝養者惜元氣有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
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
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於弊風俗日趨於薄紀
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致於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
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
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
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
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有奮發
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為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
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
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
豈止於此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甚功德於民

適逢機會因人成功非若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帝三王所自
立之中國重闡彝倫再立世界蓋自天開子會以
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　國家有此大
功上格　天心為　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無
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嘗欲開先之
際生
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出非常之變
而當其居潛養晦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
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太微天

市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兩京畿甸十三
藩司所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舉皆有聲餘殃至
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邇者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
天鳴無異曩時異鳥三鴟于禁中考之經史天變
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為重地變莫大於震
動而在京師邊防為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
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
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
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早之間一以古人占候
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

然我
祖宗積德累仁
先帝敬天愛民
皇上清心寡慾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夫豈無其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其當然之人事而求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為祥矣夫人所以能勝天其道何繇脩德而已矣蓋天之與人雖有懸隔之勢而實有感通之理
上天監觀于下念我
聖祖有功於天地有功於生民有功於自古帝王知其氣運至此必有適然之數故豫生
聖人以待之屢出災異以儆之其生
聖人也必使之早歷殷憂其出災異也必示之以非所常有由是而觀可以卜知　上天之意有在而
祖宗在天之靈有所屬也恭惟
皇上稟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
太祖開基百二十年之後稽之邵數以三十年為一世至百二十年則四世矣四世則當四時之數

而為一朞也歲事周矣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至是則三陽開泰萬象惟新之時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起闕者通缺者完然後可以延而長之以固久遠不拔之基所以補偏救弊振仆持顛洗濯疏滌衍國祚靈長之慶於千萬億年茲其時也是時也其世道升降之會而治亂安危之機乎由此而上可治可安由此而下可亂可危持其安使不至於危保其治使不至於亂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為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為泰其斡旋之機政在於

皇上今日失此時而不為踵其後者縱欲有所為無及矣故天既示大變於

皇上未登極之先而不為之應又示急變於

皇上初登極之後以趣其必為天之意丁寧告戒至矣盡矣無以加矣古人謂災異之來為天心仁愛人君臣竊以為今日災異前後重見疊出如此天心之仁豈但愛一人為一時而已哉蓋念我

太祖有大功於世故以茲非常之變儆動我

皇上之心欲其惕然興感赫然奮發治之於未亂安之於未危延

國祚於千萬億年不啻滿其元

而且將過其曆於無窮也
皇上當此大任遇此大機當可為之時有可為之
勢烏可泛然苟然坐失其機會而不思所以預為
之計哉臣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
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
應天下之務上畏　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
好尚而不流於異端邪見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
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頹靡
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惟禍亂之
憂屈己虛心不以顛危為諱防慾而剛為之制思
患而豫為之防遇凡　聖心有所思惟有所謀猷
將有為也將有行也與夫臣下有所論奏建置也
左右有所陳說求請也則反求諸心熟思而審處
之曰此事果合於天理否乎果順於人心否乎果
適於時宜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
祖宗彝訓有無違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
論以為是否人情以為便否清議以為善否得無
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
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思

是集訪於衆而斷於獨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而攻之者衆一日萬幾而應之不暇人人各有所見而欲效其所見人人各有所能而欲售其所能人人各有所求而欲遂其所求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嚮引誘激發逢吾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覬吾機便之可乘上纔略露其微機衆即據以為幸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引其人植黨與排異己求差遣乞恩

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是皆為其身謀為其家謀為其親識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毫髮謀國之心哉

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為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

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敢肆其姦君子不為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遷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各執其一偏之見各狥其一家之說各騁其一己之私互相標榜交相證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遮飾左使以亂真必欲賤其所言成其所謀遂其所大欲而後已不幸而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簸糠眯目則天地四方為之易位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折之稽古道以正之按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哉臣不佞謹擬為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餓死臺城子孫自相魚肉

以至于亡徽宗為金人所執死於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行而死[illegible]於虜者四十餘人其效何如也有言脩煉金丹可致長生者請正之曰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叔作悟真篇二人著書教人煉金丹以求長生必其人真得其傳果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人亦死其術不驗也夫著書教人以長生者已身且不免於死況夫讀其書以效其所為者豈得長生哉有言刱造寺觀以植福田者請諭之曰　本朝於兩京造天界大報恩大興隆寺朝天大德靈濟等宮列此又有前代舊基朝別建之所所以奉佛老之教無以加矣又何用別有所營造哉矧今　國家經費比祖宗時百倍民窮財盡若又大興土木勞人之筋力則人為之怨費國之資財則國為之貧使彼所謂佛天尊尚存見人之窮苦怨咨以營其居如此必不能一朝居也若彼徒欲奉已而不知恤人助國又何用崇奉彼為哉有言印造經懺以求利益者請諭之曰　本朝於佛道二教各有藏經佛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道藏七部四千四百三十

一卷皆有板本印行外此又有經廠所刻書肆所
售之本所以奉二氏之言無以加矣又何用別刻
新本為哉刊一部梵夾之板費中人十家之產工
匠之役楮墨之用不免勞人耗財致其嗟怨使彼
所謂佛天尊有靈聞人印造其書如此勞費其心
亦必不樂也若彼徒欲人崇奉其言人雖貧苦不
恤也又何用崇奉之哉有言脩齋設醮必須豐盛
者請折之曰古人祭天享帝器用匏陶酌用明水
一以誠敬為主非以多品盛設以為觀美也就二
教言之彼亦有酌水獻花之說況其為教以清淨
慈悲為事彼佛天尊於冥冥之中若見世人奪小
民衣食之資以供養之而致其饑寒困苦哀怨無
聊如此其肯歆饗之哉若彼不問其物之所從來
惟口腹是饜而不恤人怨亦不足以為佛天尊矣
有言誦經持呪可以禳度者請正之曰古人著書
垂教欲人讀誦講貫以為身心家國之用非取其
口誦遍數多少以為功果也就二教言之佛氏四
十二章經老子道德經亦無誦數之說後世求食
之徒乃假佛天尊言以作經繼未成遽以若誦此
經為言人誦此可以消災得福倩人聚誦計其遍

數與人傭錢徒事口舌無益身心縱誦千萬億遍何益於佛天尊而以為我功而錫以福祐耶有言崇重西僧以求秘術者請諭之曰唐宋以來西番每為邊患自元人崇重番僧遇有患邊者遣僧諭之尋即寧靖　本朝因元之舊封其酋長為王蓋為地方計也非用其秘密之術祛攝之法慶讚施食之科也既封以王爵必鑄金以為印其服食擬於王者而又供給其徒歲費不貲況今番僧多非本種往往作奸犯法大為　國家之蠹今封一人按舊例供給之足矣不必更有增加也有言祀神以求福祐者請正之曰周禮八則一曰祭祀以馭鬼神蓋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非特以馭昭昭之臣民則雖鬼神在冥冥之中亦在所馭也人君為神人之主豈有反求私福於所馭者之理哉非但君不當為神亦不敢受也禮之所謂祈報祭禜者為民而已非為己也孔子謂祭非其鬼為諂具牲牢備品物且不可況扶鸞箕呪符水效巫覡之所為哉有言宴饗物品必須豐侈者請正之曰古人宴饗以示慈惠以訓恭儉其牲牢俎豆皆有常數蓋主於娛親禮賓不為飲食觀美也後世窮奢極

欲一日之食而費小民十年之用一宴之設而言物產千百之命所實用者無幾所虛費者孔多暴殄天物於無益非所以惜福糜耗民財於不貲必不免歎怨矧今國計非前朝比豈可因口腹之欲而損軍國之經費縱奢侈之欲以虧人主之儉德乎有言匪頒賜必欲如舊例者請諭之曰古人賜予以報功庸以施恩惠其等差多寡各有常數蓋主於激勸人心非以厚私周急也今人動以前例為言必欲循舊更求加多殊不知

祖宗盛時帑藏充積而人員尚少今則所儲之物比舊為少當給之人比舊加多就一人所給計之所得固少總計　國家之所費蓋已數倍于前矣矧今公私匱乏非獨在上者當為民恤財而臣下亦當為　國惜費也有言寶石可為服飾觀玩者請折之曰成化末年收買寶石人間所有者盡入內府矣又何必他求哉矧自古中國所寶者金銀珠玉是皆有用之物至金元之世此物始入中國色不如玉之溫潤質不如金之從革是皆細砂碎石稍光澤者爾非古人所謂珍寶也　朝廷用之則價增百倍不用則荒歉之年鄉落之間以斤兩

易斗升之米不可得也此物最為帑藏之費小人欲效尤盜國家之財以利己肥家往事可鑒也有欲於街市和買以應用而取直于官府者請諭之曰唐人官市為史臣所譏堂堂朝廷白奪民物於廛市富有四海而賒貸於小民豈可聞之四遠哉且市井小民營刀錐之利以資口腹一人一日不得利則一家一日不得食況其資本多質於富家而計日取息為償今官府雖非白奪然令其領價於內帑移文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失小民何以為生哉謂之和買必見錢買物兩平交易可

也有欲求閑田以為已業者請諭之曰君之所以為國者民也民之所以為生者田也民耕田出租賦以供君君散民賦以為百官之俸祿既食君之祿則不當侵民之利況官崇牧親者皆與國同休戚者哉今近畿之地生齒日繁役重民貧無地不耕何田無主縱使有閑田亦當周急不當繼富也君臣一體戚休同之惟知為家以植利而不思為國以保民可乎有言欲差官於列織造措辦者請諭之曰古人有言財不可豐去其害財者耳今百姓艱難公私匱乏事事皆為減省則財用自然豐

裕且織造錦綺紗羅措辦器皿物事其工本皆出於民若官府見有行使帑藏尚有收貯眼前未至乏絶姑且應用如果將盡絶亦須待豐稔之年民力有餘然後舉行可也有獻珍異之器以希賞者請折之曰器之為器取適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之材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財貨於無用費工力於無益何為也哉夫人之所以蓄奇巧華美之物者無非欲以誇耀於人也尊居九重富有四海之内其尊無對其富無倫況宫闈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至將誰誇哉有言宫室損壞必須改作者請諭之曰前人遺構皆極其樸素潭堅後人輕易改作往往不及於前苟不至於傾圮顛壓姑仍舊貫扶其欹斜而補其損漏可也若謂其窄小不足以居必為脩廣則前人何以居至今日乎非不得已不宜動作動作不免取民財役軍力今公私匱乏士卒疲勞已甚一旦有事將何所取用而責誰以敵愾禦侮哉有欲折粮以備顔料者請諭之曰戸部錢粮歲有常數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用稍有贏餘則留以為凶荒之備軍旅之需而工部顔料不過以為宫室器服之用人不

食則身死國無粮則人散宮室之舊者尚可支住以居器服之敝者亦可補綴而用豈可輕耗户部之經費以為工部之營造一旦不幸而有不測之變非常之災何所取以應用哉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陞賞者請諭之曰國家之於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禄無官老亦有粮給其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為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佚滿而循資陞用可也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職錢粮哉有言所司乏人使用而欲於額外增置者請折之曰有此衙門則有此事務有此事務則有此使令之人今皆安在必有簿籍鄉貫可考宜行合干衙門勾解以足其數中有户絶者方可按名僉補今公私俱困凡事宜從減省姑宜照舊取辦可也蓋此等事皆是管事監工者比舊加多各欲得占用跟隨之人以利己也有進工巧之人欲授之以職者請正之曰禮言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蓋以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由乎此使其心常固於禮法之中必不肯輕費民財必不肯輕勞民力財不輕費則斂於民也薄力不輕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

其心蕩然出於禮法之外凡所以奉已而適用者皆欲華麗精緻不免費財而勞民以為天下之害如此等人必痛加抑絶使其不得作淫邪精巧之物以蕩上心豈可引而用之而加以官職使居左右哉有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職者請正之曰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自古帝王以爵禄鼓舞一世之賢能不徒惜名器而又别流品既惜之又别之則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不敢萌倖心人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況彼技藝之流各有本等之官隨

所業而授之可也有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外添註者請正之曰官職有常員歲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一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欲於常員之外多增官員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盍思漕運之米至京師者率費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士卒漕輓之苦官吏征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治事以安民不為過也然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焉歲計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況名器因之而輕流品因之而混紊功庸

之次序廢銓選之資格倖門既開捷徑旁出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待闕者老死於選調立功者拘礙於文法公道不明廉耻盡喪而欲求治難矣凡此二十二事臣特以
皇上耳目所及者細微淺近之事而言爾非謂天下之事盡於此也由是推類以盡其餘則凡天下弊端有小於此者亦得以漸而除國家至計大於此者皆可以次而行矣　聖學高明義理融貫夏出千古之上此等之事諒其必無臣猶喋喋以為言者杞人之憂天野人之獻芹爾天固無傾墜之

皆治國平天下之要蓋就事功而言非其本也所謂本者真氏之書所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要是也

皇上自居青宮時已命儒臣進講亦已心體而力行之久矣臣於前書所謂本者不敢再有瀆陳謹推天地之大氣運原

祖宗之大功德審今日治亂安危之大機會凡理勢之所必至事體之所當然特為指陳議擬因人情之偏處而逆閉其邪念就人心之明處而發動其善端折其萌而不使其滋長於微隱之中澄其

源而不使其泛濫於懷襄之大茲蓋臣所獻書之外別有所見者也謹倣宋儒獻萬言書之比先具此本上塵　御覽以開獻納之端然後備臣原奉欽依事理所欲言者以盡圖報之志取凡臣所進書中有關於救時之急務經世之遠圖為治之要政防患之豫謀者別具奏陳以備採擇庶或有以為

聖治萬一之助臣老矣性迂而執心不當憂而憂事無可慮而慮雖於中道不能無過然平生所存所學惟在於此不以既老將死而改其少壯之素志故不覺云云之多如此也伏望

皇上憐其愚直之愚　赦其干冒之罪臣不勝拳拳懇悃願望之至謹具題以　聞奉

聖旨這本所言止印經節賞賜停織造杜塞希求陞官等項皆切中時弊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請訪求遺書奏弘治壬子五月十二日

臣先於弘治四年十二月內具題欲將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欽奉

聖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看得本書內備規制下圖籍之儲有云人君為治之道非止

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是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脩輯整比之使其至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歸其咎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以是為先務焉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　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勑內閣大學士等官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廚開盤將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全或欠或多或少分為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較年月委官名銜為

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為案卷永遠存照臣竊惟天
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
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
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塗中行矣其
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
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
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扃鑰之固類聚者有
掌故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脩補之
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浥爛散失爾
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　內閣所
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有所考校在
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
失今不為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
皇上體
聖祖詔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
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
世儒道之幸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其間條目
雖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惟此則萬世之事焉故
首以此上請而條列合行事宜于後謹具　題
知伏候　旨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三終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四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章奏

士子乞休致奏

臣先因衰年多病有喪子之戚泣淚過多而又冒
暑脩書虧損目力石眼遂成內障全然不見个已
一年之上幸而左眼雖不昏花尚能近視今弘治
五年五月初旬為因觸熱出入左眼白睛忽然變
紅如血自行調治紅光雖退時見黑花畏日羞明

視物茫茫辨認不真又有似前時右眼將昏之狀
謹按醫書內障之眼即俗所謂青盲也從一眼先
起後乃相牽俱損漸漸失明人見其黑白尚分瞳
人如舊若無病然者實則在已一物不見臣今見
患實類於是值時炎暑若又冒熱　朝參涖事復
恐左眼相牽亦如右眼不得已於五月十五日暫
註門籍以避暑毒請專科醫人講究病源藥性期
於速愈以圖補報本月二十七日欽蒙　聖恩特
遣御醫調治二十九日又蒙　欽差中貴　賜以
粥米等物臣深懷感激恨不得即日　請　闕
謝　恩緣臣年七十有二素病憂患之餘虛憊
羸壯腹或秘或泄飲食減少病痛多端血氣漸枯
服藥無效非獨前患不除且又加添別病經今兩
月有餘日甚一日恐終無平復之理切念臣自幼
有志用世垂老之年方幸蒙
皇上之知親自擢用苟有一日之生亦當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奈何窮相薄福不為天之所祐一目
既已失明一日又漸昏暗若復不知休息看閱細
字衝冒風日勞神役睛不已恐如醫書所云或至
相牽俱損必將倀倀然為天地間之棄人矣伏望

聖慈弘天地父母之恩憫其年老察其情切放歸
山林調養病目幸不死尚得以餘生隻眼仰瞻
聖德之光於萬里之外或他有述作以報　聖恩
之萬一則臣生不至盲廢死得以全歸九泉之下
兒為無目之鬼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具本親齎
謹具奏　聞欽奉　聖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
委任既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吏部知道欽此
壬子再乞休致奏
臣先以古目喪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
欽奉　聖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既有疾
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欽此欽遵臣俯伏捧誦感極
而繼之以泣顧臣何人叨此　聖眷有以見
皇上求治之篤待老之優雖愚庸迂僻之臣年已
老耄而猶留自輔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
物之仁堯舜願治之心也柰臣疾勢已成雖欲勉
強調理以作副　詔旨但血氣既衰藥力無効恐
終無平復之理況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為職
然其所以討論著作者必資目視之力目力不明
將何以閱章奏操筆墨檢今制考古典哉且處
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　王言總　國政非如

在外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
一應事務將以奏達於　上行移於衆也事體關
係為甚大機事不密則害成一事失宜將以貽四
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百世之譏天下後世之
人必將有摘其瑕疵陳其禍害形之奏牘著於簡
冊非但歸咎臣下之貪冒失職且將謗及　朝廷
之任用非人也興言及此則若臣之青無才德學
術而又老病發疾何可一朝冒居此地也哉使臣
但知爵祿可貴恩典為優年既耄而不知休疾已
痼而不肯退猶且垂首曳踵力疾策衰伴食隨行
因人成事妨賢才之路廢　國家之事
皇上費高爵厚祿以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文歐
陽脩德學文章冠絕當代年六十五神宗亦容其
致仕我
英廟復辟之初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爾年近
六十八乞身之章一陳即蒙　俞允夫古之大臣
名望如歐陽脩年未至而尚容其請老今之大臣
行已如薛瑄用未久而即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
行其義上下交盡其道古今以為美談臣無歐陽
脩文學百分之一年比薛瑄加老四歲而又陳乞

之章屢上年踰古禮致仕之期身嬰醫書難療之
疾老病衰憊舉動必須人為扶翼出入　禁門不
便昏眊健忘述作必須人為檢討掌管文書不得
且又去家萬里隔越大海一子早喪身多病而心
多憂衆苦所叢殘生無幾伏望
皇上哀臣孤苦鑒臣誠懇乞如薛瑄致仕事例放
歸田里俾全晚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為請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顧望之至為此具本令義孫丘懷
本齎赴通政司具奏以聞奉
聖旨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以目疾求退
今後凡大風雨雪俱免早朝該部知道欽此

調理目疾奏

臣先患目疾右目已成內障惟以一目專視今年
五月二十日以來左目忽然發赤血貫白睛視物
不見蓋以天氣向暑出入冒犯熱毒所致加以年
老氣虛每遇五六月間精神昏倦飲食不進步履
艱辛若又冒暑勞力不已切恐左目亦如右目遂
成廢人有負　朝廷眷顧之恩伏望　聖慈憫臣
老病暫免早　朝每日仍赴　內閣辦事庶得調
理病証而於政務亦無所妨待秋涼之後照舊朝

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
奏聞奉 聖旨准他該衙門知道欽此

甲寅乞休致奏

臣自弘治三年以來具本陳情乞 恩辭免迨今
五六年之間凡八九上詞出懇悃而不自知其為
瀆情出迫切而不自知其為過干冒 天威 聖
恩廣大未即誅譴屢又曲為勉留此誠 天地父母
之仁雖殺身無以為報也近於去年八月乞 恩
休致節奉 聖旨卿年雖老筋力未衰今年二月
再行陳乞又蒙 聖旨有精力尚健之諭臣伏惟

宋儒歐陽脩有云古之為人臣者不必伏於床枕
然後稱疾不必廢其肢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
衰不能勉強則義當知止而不可貪榮不待年及
然後退休也今臣年於古禮致仕之期已過四朞
矣委實疾病侵凌心神昏耗物在前而注視莫見
事經目而轉步即怠惰力實是衰矣精力本非健
矣 聖斷猶以為未衰尚健者蓋 重瞳下矚偶
見臣趨 朝盡禮之際暫持志以帥氣隨班行禮
之時強策衰以追衆有若未衰尚健者爾然臣於
是時行動之間甚是費力及其倦極而休氣息僅

屬幾不可生此臣所以切切求去也且臣今年七
月滿考例該推贈曾祖非不知少待可冀　殊恩
以為存殁百世之榮念惟國家事體重大
祖宗創業艱難不敢貪一家之榮而忘天下之大
況今非常之變疊見可虞之事孔多民不聊生官
無蓄積此政　朝廷任賢節用汲汲圖治惟日不
足之時必須剛明勁健之臣居此論思密勿之地
庶幾少濟今日拯溺救焚之急務有如臣者老病
無能虛縻厚祿居官一日則妨一日之賢食祿一
日則費一日之財滋政一日則廢一日之事使臣
未老無病尚不可以苟留矧身老而眊病多而篤
於此不去尚何待哉伏望
皇上憫臣之情出於由衷察臣之言非是虛飾特
狥所欲賜以殘骸實出　天地始終生全大賜臣
見今患泄瀉等病不能動履為此具本令義孫丘
陳本齎捧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卿老成諳練已有旨免留供職所辭不允欽
此

甲寅乞休致前奏

臣於弘治六年八月內具本陳情乞　恩休致欽

蒙
聖旨卿年雖老筋力未衰宜勉留供職不允所辭
欽此欽遵臣於彼時年雖老邁病勢未至甚篤尚
可支持仰荷
聖恩勉留不忍捨去用是力疾扶衰勉強供職柰
何今春以來歲事日去病症日增筋力比前益衰
精神比前益耗步履愈見艱辛何以趨走行立心
思愈見昏亂何以應酬政務倘有蹉跌失儀廢弛
誤事必遭重譴必致煩言若又不知進退貪位恋
祿久妨賢路非徒無益治　朝抑且有玷名節況
臣前本明言待春煖河開即行不行乞坐以罪伏
望
聖慈憐臣行年七旬有四歷任四十一年家鄉萬
里孤獨一身檢會臣前後陳情章奏賜以殘骸朽
骨俾臣白首生還故鄉得以首丘以為
聖世全人臣不勝願望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令義孫丘懷本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卿精力尚健宜勉盡職務用副委任不允所

辭欽此

乙卯乞休致奏

臣先因纂脩過用目力以致右目失明上章求退

幸蒙

聖恩大風雨雪免朝之旨今弘治七年十月二十

一日因給　誥命謝　恩偶大風遂致痰目凝血

滿眶左目因而生眵昏澀不能視履因註門籍不

出　朝叅仰蒙　朝廷遣内臣賜以調養之具命

太醫賜以療治之方數日之間病勢少減思欲奮

起出謝　洪恩强曳病軀試舉行步不覺蹉跌遂

致左臂傷[illegible]欽食減少疾病交侵目既

畏日羞明不能[illegible]身又傷筋動骨轉側為難臣

年雖老臣病雖焦而臣感　恩圖報之心不以老

病而遽已多方詢醫求療庶幾一效僥倖緩死以

畢此生扶杖報　國之忠庶幾不負所學奈何老

人血氣衰耗藥力不行以理推之終難平復今已

踰兩月矣病勢如故冬日尚畏何以度夏跬步尚

難何以行遠其於細考閱文竒立布所不堪從可

知也念惟文淵閣非是養疴之地大學士豈疾廢

之人雖　聖仁寛大不忍棄耆舊之臣然臣心驚

切深恐誤　國家之事夫人臣涖官行事必心
思志慮為本耳目手足為用臣年過老心志不
似前臣病益篤目手各廢其用雖欲勉強支持
惟不足以有為亦不能以有待矣臣非木石非
知感　恩非不欲戀　闕蓋以自古人臣事君之
義年踰七十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當然也伏望
皇上察臣真實之情憫臣孤老之苦放生還於萬
里　[illegible]於一丘臣不勝大幸感戴
天恩　[illegible]奉
聖[illegible]以鄉有疾已嘗命醫調治今既未愈宜再
加調理不允休致痊可之日免朝參進來辦事該
衙門知道欽此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四終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五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章奏

請區別納粟監生奏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侍郎臣丘濬等謹
題為區別納粟監生教以成材事竊惟我
祖宗設立學校教養賢才以資　國家之用不過
兩途曰歲貢曰科舉而已外此雖有錄用官生然
亦不多歲貢生員府學一年一貢州學三年兩貢

縣學二年一貢科舉取士三年一次開科各隨地
方所取各有定數除中正榜者副榜者外其下第
及不願就教職者送監肄業每年入監以此數及
其坐班日滿挨次出歷亦以此數是以學校有教
養之術銓曹無淹滯之弊景泰年間以來為因邊
方多事始開納粟上馬補監生事例自是太學始
有不由科貢考試別由他岐以進生徒前代所未
有也然彼時納粟納馬者一起不過千餘人或八
九百人而止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姚夔前後
各具本痛言禁革近因山西陝西等處饑荒民

相食大臣以救荒無善政不得已又開納粟入監
事例一時納完入監者自成化二十年十月起至
二十二年五月止兩監乃至六七千人比之往時
多至數倍本監近於行取納粟監生復監之初具
呈禮部已蒙題　准今後納粟監生依親者與科
貢相兼行取外臣等查得先年國子監生坐班十
年以上方得撥出於各衙門其寫本清黃等項雜
項雜歷亦須七八年以上方纔撥出其餘納粟等
項限定坐監十年方許撥歷後雖不盡滿十年之
數亦須七八年以上方撥彼時歷事三箇月考勤

謹後仍留各衙門辦事吏部臨選方行取用近年
始定歷事監生以十箇月為滿附選放回原籍挨
次取用因此吏部聽選監生日積月累幾至萬數
在監監生如無虛曠者首尾三四年間便得正歷
二年以上便得雜歷其間歲月多在原籍依親復
班實坐堂僅七八月以上便叙出歷名為監生其
實在監不久然此等皆是府州縣學所教養者多
年四五十上下在監之日雖淺而在學循資之日
已多惟此納粟入監者在學日淺未能成材今又
不次入監其中固有食粮年深屢經科試者亦有
習學經書粗通文理者然蠢然幼稚未經啓發懵
然惷愚不識字義者亦多有之今若一槩混與在
班科貢監生無別入監即放依親行取復監一年
半年即撥出監俾其需選回家坐待歲月出身無
入督責必不肯自行向學非獨　國家異日不得
其用亦將誤其平生終身為不學無用之人矣且
今一二年之內驟添此數年之人夾雜科貢之中
扼塞進取之路致使才否混淆賢愚同滯歷滿需
選吏部者日積益多異時選士布列中外由歲貢
者皆老耄無能之徒由納粟者皆愚惷不學之輩

兩不得用必將至於誤事害民關係非小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始之不謀終必窒礙今若於入監復班之初而豫為區別教養之計其中固多聰俊之士年富而力強家富而用給足以積學以有成異時　朝廷未必不賴其用夫然則始也以權宜而資其財既得以活夫一時饑饉之民終也以教養而成其器又得以備夫數世任使之用兩得之矣臣等叨以菲才繆膺教育之任苟不先事而豫為之計非徒瘝官而曠職實恐有負　國而誤人其罪矣謹以所見條為區別事宜開列于後乞

勅吏禮部詳議可否取旨　上裁萬一臣言可採則科貢之士不至過時而有不用之怨應倒之徒不至失時而有面墻之悔兩得其用實為便益為此謹具題　知伏候　勅旨

計開

一納粟入監生員有三等曰廩膳曰增廣曰附學其年歲有長幼入學有淺深納粟有多寡若一槩混同無別則彼抱不平且有後言然納粟多寡見有定數可查惟年歲長幼入學淺深所俱報者難以憑據乞

勅禮部行兩直隸并十三布政司提督學校御史
按察司官查勘各生是何年月入學食粮
及年歲若干一一開具造冊二本量道里
遠近定限作急差人送部一本留部一本
發下本監以憑查考區分緣各項生員在
學之時其年甲并入學食粮年月各學俱
供報在提學風憲官處其赴科者亦有供
報其布政司行文到日即據見有案卷查
筭具報不必行移各生原籍府州縣庶免
加增年月歲數夤緣作弊以壞士風起端

端
一廩膳生員納粟入監年數不等有食粮一
二年者有八九年者十年以上者亦有之
納粟之數皆同而在學食粮之日則有淺
深若一槩無所分別彼將有不均之嘆其
中亦有食粮至十四五年三二年間即輪
該歲貢者若一例待之則彼在學生員循
次待貢者亦將與之等矣況在學生員必
須先充增廣試中方得幇粮多係年二十
以上其中不幸有丁憂等項事故年踰五

十近六十者亦有之見今吏部聽選人多
遲滯而兩監又於常數外增此數千人誠
恐異日出身馴致老眊不無虛費失所宜
待各處提學風憲官造冊到日查筭各項
納粟生員原係廩膳生員者初到班之日
年三十歲以上在學食粮十年以上者挨
次行取後班之後實坐堂支饌一年即與
見在坐堂科貢監生一体循次撥歷出身
其初到班年三十歲以下在學食粮六年
以上者實坐堂支饌二年半或三年方
撥歷在學食粮五年以下者實坐堂支饌
二年半方許撥歷其中有事故虛曠者前
後通筭各依所定年月撥出
一增廣生員納粟入監者到班之日其年十
九歲以上者放回依親挨次行取復監之
後必須實在坐堂支饌四年或四年半方
許循資次撥歷其中有事故者前後通筭
轉數撥出
一附學生員納粟入監者到班之日年十九
歲以上者放回依親挨次行取復班之後

必須實坐堂支饌五年或四年半方許循
資次撥歷其中有事故者前後通筭輳數
撥出
一納粟入監監生到監年十八以下者禮部
題
准放回原籍收入原學肄業以入日為始扣滿十
年方許起送復監臣等看得各生年歲長
幼憑其自供難以准信在例前者或以多
為少在例後者或以少為多無從辨驗況
十八歲與十九歲相去數月之間遽有
年之隔及其復監又要坐堂循資待撥其
與十九歲到監者久近懸絕之甚見今往
往有赴通政司具告改正送該司問罪者
幸今例行未久不若先為處置免致各生
煩言受罪攪擾官府壞其心術且古者十
五而入大學其年未及十五歲者宜依禮
部所定事例肄業原學若是十五歲以上
初報十八歲者一年之後即係十九歲十
七十六歲者二年三年之後即係十九歲
如蒙　准言凡納粟生員十八歲以下入

監送回原學肄業者合無從本監將各生
初入監原供年數扣筭遇該行取如果轃
登十九歲之數即挨次坐名起取復監不
必更待十年其復監之後各隨本等資次
坐堂支饌待撥
一納粟監生中有不願依親情願自備柴米
者如遇行取一般同日入監放回依親監
生除廩膳三十歲以上食粮十年以上者
外其廩膳十年以下及增廣附學生員各
於本等坐班待撥年月迤減自成化二
四年以前該行取者筭水程外各於本等
坐班待撥日期減一年成化二十五年該
行取者減二年半二十八年以後該行取
者以文書出監日為期筭水程外即准坐
堂之數
一納粟監生其中多有久在學校食粮年深
屢經科試者往往年三四十歲或踰五十
近六十者亦或有之學已成材徒以限於
廨額拘於資次不得出學不待已而應納
粟之例其中固有家道殷裕然而舉貸鬻

產者亦不能無臣等嘗考試之其中亦有
通曉文理者若授以教職未必皆在歲貢
監生之下近年有不許納粟納馬生員考
教官之例臣請通行提學風憲官查勘此
等生員不分廩膳增廣附學出學之日年
三十歲上下者曾經科舉入場或一次或
二三次中有願就教職者不分已未行取
許赴提學風憲官處告查起送赴部發本
監考試果能行文可以進學者方留坐班
支饌見在監者告知本監每月作課六道

每歲四季考試本監將所作課業試卷收
封附卷待其實坐班一年以上遇吏部教
官有缺行文禮部起取本監通將前後在
監所作課試文字連人送部再考如果所
試與平日所作相同方許類赴　內府考
試其不中者仍送回本監進學待試然此
不為常例止行於此一時以文書出部日
為始限在一年之內起送如過一年者不
准以防後弊其各處起送到監之初本監
即日出題嚴試文理不通者若未該行取

即便送回原籍待次若行取日期不遠自願備柴米坐監待取者亦從其便

一本監額設助教學正學錄三十二員分班教誨生徒又設博士五員分管課業

祖宗班降學規已有定制然科舉歲貢入監生徒俱係學校教成之材可以一例施教今納粟監生資稟不同學業多有未成若不分為等第而施之以一切之教切恐陵節而雜施將有扞格不勝之患如蒙准言合無將納粟監生分為三等隨其材質以

教法以習經能行文會應舉者為一等方習舉業者為一等初學破題習做書者為一等每等各以其類相從仰各教官因材施教每日三次坐堂皆書寫做作課其中有欲明經應舉者每日輪差教官於講堂中分講五經四書周而復始專委本監司業費閭提督考課若各教官中勤教生徒有成效中式者考滿書為功蹟中有怠教者許令本監指名奏

請戒飭

弭災疏

具官臣某等謹　題為陳言弭災事伏覩去年一冬無雪今年涉春及夏無雨凡踰三時九閱月夏麥無收秋種未布若再旬淡不雨則一歲之計無所望矣歲計無望則民將饑餓疾疫必作盜賊必起災異非小小也

皇上遇災而懼憂民閔旱之心無所不至凡古今祈雨之禮節弭災之事宜靡不舉而行之奈何天心未見孚應雨澤未見霑足近日以來旱勢益甚既陰而復晴欲雨而還止或雲騰而散之以風或風起而揚之以霾不知上天所以仁愛

皇上者其意果安在也京城內外億兆生靈萬口嗷嗷衆目睊睊咸歸心寄命於　九重之上旦夕瞻天表候雲氣仰望　聖明至誠天德感格上穹大霈膏澤以救其涸轍之命解其倒懸之厄臣輔導無狀當此災旱了無寸補乞按古者災異蒙免大臣故事將臣革退別求真材以需急用謹冒

勅下求言輒述所見條為四則上　進狀乞

聖明留神省覽

計開

一曰許天之切

謹按周詩雲漢篇乃周宣王因旱災而仰許于天之詞也詩凡八章言天者一言上帝者四言昊天者六其中三言者又以昊天上帝並言蓋以宣王之時旱既太甚饑饉薦臻人無庸致其力神不能頭其靈於是乎仰天而呼不徒一言之而又再言之屢言之庶幾一念之誠上達天帝之聽聞冥冥之中或有以閔念小民而救此旱災惟宣王之至誠惻怛懇切感通乎天如此

是以旱不終旱而民賴以復甦卒以成中興之治焉臣切見自去冬雨雪愆期以來皇上已嘗兩次齋心陳辭露禱于天矣其時雖獲少應然而未滿民望今則循歷三時旱暵甚矣二麥既以無收粟菽又無可望矧山東民多饑死河陝又以旱聞其可憂慮蓋不減於宣王時也伏願

皇上遇災而懼一以周宣王為法每於夜靜河明之際或在蚤起視朝之先豫具祝辭陳設香案瞻仰昊天跽陳情悃或首自已之

過愆或述窮民之疾苦亦如雲漢之詩所陳者庶幾感格　天心以救民急一禱不應再禱之再禱不應三禱四禱之以至于無日不禱所祝之詞日益加切冀萬一有以感動于天苟爾未至於霑足歲不必於有收不但已也書曰至誠感神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蚩蚩之民一念之善尚能感動於蒼蒼之表以致六月飛霜白虹貫日而況

人君之於　上帝一氣流通烏有誠而不動者哉

惟今旱勢已極京城內外水泉枯竭草木焦槁鬱積驕亢之氣薰蒸以為病民有死亡者矣於此時而天不雨非獨歲不可望其他意外之患如雲漢詩所謂天降喪亂難保其必無也

皇上無惜玉躰之勞金口之宣鞠躬盡禮瀝誠告哀以為斯民請命于　上帝必以昭昭為期百萬生靈不勝幸甚

二曰求神之徧

謹按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受斯牲又

曰自郊徂宮靡神不宗與夫上帝后稷方
社群公先正凡有益於民者莫不禜祭之
竭其牲玉之用行其奠瘞之禮以致其感
格之誠冀其作雲沛雨以甦民困不特此
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其一日索
鬼神令仲月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
源漢書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
川唐孟夏後旱祈雨先於北郊遂祭岳鎮
海瀆及諸山川而告之仍祈社稷宗廟每
月七日皆一祈還從岳瀆如初宋旱令

臣禮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望告岳鎮海瀆
於北郊以祈甘雨又擇潭河或湫濼及林
木深邃之所令守令帥耆老以脯酒告社
令臣切見去冬以來
皇上固已兩次致齋遣大臣告于
天地社稷山川矣尋又遣齎香祝付所在有司告
岳鎮海瀆矣亦嘗從順天府官請祈禱於
其境內山川祇矣庶幾雲漢詩所謂靡
神不舉靡神不宗者矣然而未見大獲昭
應意者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容有或遺

而未徧者歟伏願
皇上閔念窮民將有饑餓疾疫之苦舉行前代故
事　勑禮部并太常寺於地壇內隨方設
為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并天下名山大川
能興雲致雨者神位每位分遣貴臣一員
齎香祝酒脯而祭之告以旱暵已極之故
小民窮苦之情三日一禱祝每日一行香
又行移順天等府州縣凡境內所有神祇
不分有無祀典及久廢而遺址尚存者與
凡山林潭洞湫澤草木深邃去處其正使
僚屬各帥父老禮生齎香紙酒脯分投祭
告俱必待霑足然後報謝所以然者多方
求神冀其一應庶幾合周禮救凶荒索鬼
神脩廢祀之意如此而猶有不應請舉周
禮雩祀之禮其禮備哉臣所進大學衍義
補中待臨時會禮官擬為儀注上進請
旨以復古禮用闢後世異端符呪刼制之術

三曰應天之實

謹按雲漢之詩次七篇其註疏云歲凶年
穀不登則趣馬不林謂不以粟餵馬也師

氏弛其兵謂不用兵爭戰也馳道不除謂
不脩除御路也祭祀不懸謂不陳設鍾磬
也膳夫徹膳謂不備品數也左右布而不
脩謂官鞞布列無所脩造也大夫不食粱
謂日食不用嘉穀也士飲酒不樂謂會飲
不侑以樂也不特此爾而周禮亦有大荒
不舉之文曲禮亦有膳不祭肺之制所以
然者蓋以旱既太甚於此時而不雨則民
將饑餓而死矣所以救之者豈容少緩哉
一時君臣上下莫不兢兢業業竭其精神

仰天以望雨積誠以動天覬其萬一之或
應焉然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
實則亦虛文而已惡能以應天哉是以務
自抑畏痛加貶損以上祗天戒下救民急
於凡一切自奉之資當為之事常行之禮
悉從減節廢弛惟恐一事之或悖正理以
拂天意惟恐一夫之或有怨言以傷天和
惟恐一味之或非正用以殄天物庶幾上
天昭假於冥冥之中霈以甘澍蘇此禾稼
救我小民使免饑餓死亡以永保我之家

邦也周宣王遇災而懼其應天以實也如
此其視後世避殿減膳下詔求言有其名
而無其實有所求而無所施其虛實何如
也仰惟
皇上自雪雨愆期以來側身脩行勞心焦思凡今
日之用度施為政事與禮可以銷弭天災
勤恤民認者無不次第舉行矣所以惠我
安寧者尚未覩厥效焉夫豈無其故哉臣
惟今日旱勢之極熱毒之甚前此數十年
所未有也夫遇非常之災沒沒焉必應之
而不得其要領適其機會豈能遽已之哉
夫天道玄遠人事多端非一言可以盡也
非一事足以蓋也臣願
皇上准詩疏以為貶損之則法禮典以為降殺之
節多方以求之隨事以應之念念恒存憂
閔事事悉從撙節物物咸之愛惜人人各
加戒飭因後以思前懲前而戒後內自
宮禁外而　朝廷有所修製有所宴會有所賜
予有所建造與夫勳戚之家內外之臣一
切恩賜例給干請求討凡可已者無不函

已之萬一其中有決不可已者亦必待夫
凉爽之候豐稔之歲然後為之如此則天
意可回雨澤必降疾疫因之而銷秋成有
可望之期矣

四曰擇吉之意

謹按春秋史傳等書魯僖公二十一年夏
大旱為作南門勞民與役也莊公三十一
年冬不雨為是歲作三臺奢侈不恤民也
漢惠帝二年夏大旱為發民男女十四萬
城長安也章帝章和二年夏旱用事奢僭
所致也桓帝元嘉元年旱封寵踰節所致
也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崇廣宗室
之應也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旱上下皆
殿之意也唐高祖武德三年夏旱土功興
而水氣壅閼也宋神宗熙寧七年夏旱新
法興而百姓嗟怨也史編所載者不止於
此而！！式亦有烹弘羊天乃雨之言東海
郡亦有殺一孝婦而致三年旱之徵由是
觀之旱不虛生必有由然也明矣雖然天
之氣候不齊人之行事不一咎徵之未亦

自名端而秉史筆者乃獨歸其咎於一事
一人夫豈無見哉蓋撮其一時失時政所
以致災而尤著者在此也善弭災者亟即
其尤著者而首去之政不必事事改革而
俄頃之間變災為祥矣仰惟
皇上慎德勤政無有失德固不當有此旱災且自
遇災以來兢兢然益加憂懼而又
勅諭文武群臣同加脩省俾其各陳時政欲以見
諸行事以回
天意承
命之臣畢精竭力各陳所見固以達於
聖聰矣臣願
皇上即今日所陳之言驗古人所行之事觀群臣
所上章奏其間有言土功興作而人多嗟
怨差役煩擾而民不聊生用度奢侈而帑
藏空虛征求暴横而閭閻困苦又有言死
非其命而寃不得伸罪非所犯而屈無所
訴或以觸忌諱得罪而非其本心或以盡
職事遭謫而初惡意衆事之中偶有一事
而與人言多同者此即是今日致災之由
尤著者也斷自

宸衷不俟終日即下所司舉行然後裁擇衆言酌
量其可否緩急而次第施焉臣考宋史劉
述言于英宗欲將各處奏到文字請擇廷
臣中有智識練時務者看詳評議然後進
呈時以命司馬光等光請就其中擇出識
慮出衆者密識姓名遇有差遣隨材受任
俟其實有顯效不次拔擢臣切見今進言
者人人有理其切於
聖躬者固已嘉納而服行之矣其下該司看詳覆
奏者亦皆自所處分施行矣然人各有
見各不同其事體有輕重其次第有緩急
施之固先所急行之必以其漸苟非精擇
而詳別之又何由知其輕重緩急所在而
先後之不紊哉乞
勑禮部如宋臣劉述所言者將今日群臣所上章
疏詳閱精選分為三等以救災急務為一
等濟時善政為一等經世遠圖為一等所
分三等以緩急為先後非輕重之也務之
急者目下便見於行政之善者循序漸次
而行圖之遠者事體重大非積以歲月合

以重見不可輕行也而又就此章奏之中
考察其才識有可取者識拔擢亦如司馬
光之所言如此則天雖有變人則無患下
有所見皆發而為盡補之衆忠
上有所聞皆布而為仁義之政嘉言罔攸伏賢才
畢自見至人豈但變災為祥而已哉
擬致仕後請明立奇甸書院奏 末上
詹事府掌府事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臣丘濬謹
奏為立社學祀先賢照例賜額以表章
聖語事臣竊見宋儒呂大臨奏記於數仕大臣
卿曰古者三公無職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
教於鄉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臣佩
誦斯言雖不敢比古之大臣然叨蒙
聖恩授以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之職即得歸老
故鄉所謂主教于鄉者幸而不死尚可少致其力
伏讀
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有勞海南衛 敕曰南溟
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數百里當是時瓊在大海之
南去 京畿幾萬里初入版圖地尚荒陋
聖祖遽加以奇美之褒而比諸畿甸之近所以期

望之者至矣自是以後民倍日變士習日趨于文
人才荐興科貢不絕是皆　朝廷設立學校選用
師儒教養之所致也彼時所除教官多係江右閩
浙之人明經膺薦之士學有本原經有傳授以故
遠方人才無異內地近來舉子多不屑就校職率
用歲貢生員以補其數拘於地方以近就近甚者
就用本郡人還任本郡遂致人才委靡不復如前
時之盛有負
聖祖期望之意臣聞宋朝盛時州郡已立學校而
於學校之外又有嵩陽岳麓睢陽白鹿四書院
賜勑額其後大儒朱熹又為白鹿買田以養士教
請書籍于朝元亦於學校外立書院設山長本朝
洪武初既立學校　詔州縣立社學是亦於學校
外別立鄉塾廣教育材之意成化十五年兵部侍
郎李敏奏自於本縣紫雲山麓構屋讀書知縣朱
瓚為建孔子燕居祠堂一所請師儒教訓鄉民子
弟奏　請名額量撥門庫伏乞
憲宗皇帝聖旨准他禮部覆奏為請書院名額欽
奉
聖旨與做紫雲書院欽此欽遵臣原籍瓊山縣粗

有薄產足備衣食情願將本家原買民人李福保
北門自備材力盖立書院一所訪請江右閩浙儒
士明經造理者以為教讀師聚軍民子弟於此講
貫臣時常往来提調指授庶幾古者大臣歸教于
鄉之意其規制一如儒學具體而微一切費用皆
臣家自備不敢借勢官府破費官錢以邀虛名以
作無益之事又臣自幼有志讀書苦於遠無載籍
先年守制回家曾用已貲雇工斵石為石室所貯
古今書籍數千卷以資鄉里後學讀誦就將鎖鑰
付本院掌管附簿出入免致失損及為官勢攘奪

諸生有志古學者用以廣其見聞若其供給師生
之費愿撥臣本戶田地二百畝作書院田不許子
孫變賣其田仍在本戶樁管除依例歲納官粮外
每年隨歲豐歉本家量租出米供給又本戶原承
坐落澄邁縣那洪深山二市逐季於常例納官課
鈔之外量以所得餘稅以資書院費用又宋元書
院皆設孔子燕居像春秋祭祀臣惟學校既行釋
奠之禮而書院又祀之不無褻瀆亦非古禮各祀
其鄉先賢之意考宋學士蘇軾在宋紹聖中謫瓊
州別駕安置昌化軍者四十年瓊士子李姜唐佐

往往從之學自是士人始有仕宦者用是士風日變蘇軾一代名賢有功於瓊人甚大請就書院中構屋數楹以為祠堂每歲春秋就用學田所出具牲禮祀之請本府正官主祭其教讀者用二人其一請江右閩浙士之通經者專教舉業其一用鄉人之讀書習禮者別訓童蒙其子弟七歲已上先習句讀十二以上方習經應舉十五以上提調巡守官試有成效者送府縣學充廩增生員無成者放歸本業其教讀者量給以田租用代諸生束脩之禮貧難者不許求取若父兄有力願酬謝者

[illegible]今老矣受國厚恩無以為報惟歸教故鄉子弟萬一中有一人或能奮志成材以為國用是臣思報無已之忠於無可致力之地不得已而假以涓埃以報山岳也臣昧死謹援例以請伏望

皇上遠體

太祖皇帝御製之文近循

憲宗皇帝賜額之例特不為常例

賜以奇甸名額并敕有司興本家子孫公同看守庶久遠不至損廢黨庠之制遐荒之地亦有絃歌

讀誦之聲倘蒙
俞允非獨老臣一時之幸而一方軍民子子孫孫
永戴
聖恩於千萬年而無窮矣臣不勝顒望
天恩之至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五終